



周文 著

宋元话本语言研究

学人文丛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

学人文丛

宋元话本语言研究

周文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元话本语言研究/周文著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7. 4
(学人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668 - 2026 - 6

I. ①宋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古汉语—研究—中国—宋元时期 IV. ①I207.41②H1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6364 号

宋元话本语言研究

SONGYUAN HUABEN YUYAN YANJIU

著 者: 周 文

出 版 人: 徐义雄

策划编辑: 晏礼庆

责任编辑: 黄文科 李倬吟

责任校对: 邓丽藤

责任印制: 汤慧君 周一丹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 (510630)
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335 千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

定 价: 56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本书出版得到湖北科技学院、五邑大学的资助

前 言

所谓“宋元话本”，是指宋元时代说话艺人用来记录故事梗概的底本，后经书会文人参与编辑、整理和写作，逐渐脱离口头创作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。话本作为我国白话小说的最初形式，脱胎于民间说话，继承并发展了说话的艺术特点，并由此形成我国古典白话小说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。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首次提出把“话本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。自此以后，后世学者研究宋元话本的甚夥，就专著而言，影响较大的有胡士莹的《话本小说概论》、欧阳代发的《话本小说史》、石麟的《话本小说通论》、程毅中的《宋元小说研究》和陈桂声的《话本叙录》等。但这些专著多是从文学、社会学、文献学的角度来观照、研究宋元话本，而不是从语言角度去审视宋元话本。

从语言研究的历史看，历代训诂学家、注释学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，放在高文典册的雅诂旧义上，而对于唐宋以降的口语语言及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，如宋元话本小说往往不屑一顾，训诂学兴旺发达的清代乾嘉时期亦是如此（王镆语）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说过：“古书的训诂，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余泽中，是很幸运的。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，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。”^①由于清代以前的语言研究，都是为经学服务的，其重点只能是经、子、史三部，故对上古汉语的研究比较深入。而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诗词、戏曲、小说，古人把它们看作小道，认为无关于治理，故少有人措意。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，“由于问津者少，至今心中无数，许多词似懂非懂，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这样，对于现代汉语某些词语的语源及其演变，以至整个现代汉语（普通话及各大方言）

^① 青木正儿著，隋树森译：《中国文学概说》，重庆：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-9页。

的形成，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全面的说明”（吕叔湘语）。因此，汉语史的研究向来存在着详古略近、头重脚轻的状况，近代汉语的研究历来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。蒋绍愚曾经说：“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六朝到明清的词语研究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但总的来说，还是处于初始阶段。”^①

本书研究领域主要是近代汉语、汉语史专类的语言研究，其中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话本词汇理论和话本语法的研究，词汇理论方面主要包括新词新义的研究、常用词的演变研究、同义词系统的研究、口语词的研究；语法研究主要包括话本中新出现的语法现象，例如代词、副词系统等，还有被动式、处置式和动补式等语法特例分析等。

周 文

2016 年 10 月

^① 蒋绍愚：《古汉语词汇纲要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，第 1 页。

凡 例

一、为了行文简洁，书中多次出现的部分书名采用简称，如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简称《全相》，其中《武王伐纣平话》简称《武王》，《七国春秋平话》简称《七国》，《秦并六国平话》简称《秦并》，《前汉书平话》简称《前汉》，《三国志平话》简称《三国》；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简称《五代史》；《大宋宣和遗事》简称《宣和遗事》；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简称《取经诗话》；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简称《征辽事略》；《梁公九谏》简称《九谏》。

二、1955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全相》简称“古典本”，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《全相》简称“五种本”，1990年巴蜀书社出版的钟兆华编校本简称“钟注本”，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陈翔华编校本简称“陈注本”，《汉语大词典》简称《大词典》，《说文解字》简称《说文》。书中引自《全相》的原文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以“古典本”（见上）为据，“□”表示原文缺。

三、本书所引用的十三经及其注疏中的原文，如未作说明均以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为据。

四、行文均用简体，但考虑部分汉字因辨明形义需要，仍保留繁体。

五、为了凸显书中论及的字、词、句，引例中皆以下划线标示，若同句中有与之词义相同或相关的字、词，也用下划线标示，以相互参证。

六、书中称引前贤时彦之说，皆直书其名。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凡 例 / 1

第一章 绪 论 / 1

第一节 研究宋元话本的语料 / 1

一、何为话本 / 1

二、宋元话本研究语料介绍 / 9

第二节 宋元话本语料的特点和研究的意义 / 20

一、语料特点 / 20

二、宋元话本语言研究的意义 / 28

第二章 词汇篇 / 57

第一节 新词新义概貌 / 58

一、单音词 / 58

二、双音词 / 67

三、三音词 / 98

四、四音词 / 100

第二节 新词新义反映的社会内容 / 109

一、战争内容 / 109

二、刑法制度 / 114

三、礼仪习俗 / 117

四、道教思想 / 123

第三节 个案研究：“打”之考察 / 125

- 一、单音节形式 / 126
- 二、双音节形式 / 129
- 三、“打*”类多音词 / 143

第三章 语法篇 / 146

第一节 宋元话本的代词系统 / 146

- 一、人称代词 / 146
- 二、疑问代词 / 151
- 三、指示代词 / 156
- 四、小结 / 163

第二节 宋元话本的副词系统 / 164

- 一、程度副词 / 164
- 二、范围副词 / 167
- 三、时间副词 / 170
- 四、情状方式副词 / 177

第三节 宋元话本的处置式 / 186

- 一、“以”字句和“用”字句 / 187
- 二、“将”字句 / 188
- 三、“把”字句 / 191
- 四、小结 / 195

第四节 宋元话本的被动式 / 195

- 一、“于”字句和“为”字句 / 196
- 二、“被”字句 / 197
- 三、“吃”字句、“教(交)”字句和“着”字句 / 209

第五节 宋元话本的动补式 / 210

- 一、动结式“V+JC” / 211
- 二、动程式“V+CC” / 216
- 三、动趋式“V+QC” / 217
- 四、“得”字式 / 239

第四章 宋元话本语言研究与《汉语大词典》的编纂 / 243

第一节 《大词典》释义问题举例 / 243

一、释义不确 / 244

二、义项的顺序失当 / 246

三、词条未单列 / 248

第二节 《大词典》漏收问题举例 / 250

一、漏收词条举例 / 250

二、漏收义项例释 / 257

第三节 《大词典》例证问题举例 / 267

一、用例不当 / 267

二、例证偏晚 / 269

三、例证不足 / 275

四、没有例证 / 278

征引文献 / 280

参考文献 / 294

后 记 / 304

第一章 绪 论

第一节 研究宋元话本的语料

一、何为话本

(一) “话”“话本(文)”

什么是“话本”?一般认为是说话人讲演故事的底本,是说话人作为备忘和师徒传授之用的。说话艺人们在说话的过程中,“话本”不断得以增补、润色,最后才被写定、传抄出来。随着宋代印刷业的发展,这些底本被大量刊印问世。后世学者如施蛰存^①、胡士莹^②、萧欣桥^③、程毅中^④等都赞同此论。笔者则以为,如此理解“话本”的含义,有以偏概全之嫌。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其含义的历时发展,“话本”的含义在历时的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。

1. 宋元之前的“话”

“话本”早期称作“话”,说“话”可远溯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,但那时文字尚未产生,神话及传说主要靠口耳相传。以听众为对象的说

① 参见施蛰存:《说“话本”》,《文史知识》1988年第10期,第53-57页。

② 参见胡士莹:《话本小说概论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55页。

③ 参见萧欣桥:《关于“话本”定义的思考——评增田涉〈论“话本”的定义〉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0年第C1期,第108-115页。

④ 参见程毅中辑注: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,济南:齐鲁书社2000年版,第1页。

“话”艺术，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，如：

(1) 白在散官，隶属杨素，爱其能剧谈。每上番日，即令谈戏弄，或从旦至晚，始得归。才出省门，即逢素子玄感，乃云：“侯秀才，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。”[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八“侯白”条（出《启颜录》）]

(2) “翰墨题名尽，光阴听话移。”自注云：“……又尝于新昌宅，说一枝花话，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也。”（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）

(3) 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，芟薙草木，或讲经、论议、转变、说话，虽不近文律，终冀悦圣情。（《说郭》卷一一一载《高力士外传》）

例（1）中的“一个好话”即“一个好故事”；例（2）中的“新昌宅”是指白居易长安的住宅，“一枝花”是长安名伎李娃的别名，“说一枝花话”即讲述关于李娃的故事；例（3）则说明唐代宫中已有说“话”的活动。可见，唐代的“话”是“故事”。

敦煌变文中有“话”和“画本”，敦煌写本 S. 2073 号《庐山远公话》是讲述庐山远公的故事，故标题中的“话”亦指故事。S. 2144 号《韩擒虎话本》篇末云：“画本既终，并无抄略。”^①叶昶认为“画本”一词在唐宋时代为图画之意，某些早期的话本小说在演出时由于受到变文演出习惯的影响，也是配图的，后来说唱小说不再配图，因而“画本”一词就转化为“话本”^②。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，刊刻于元代的《全相》就是配图的话本小说，“所谓全相平话，是就形式和内容的概括称呼。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图像，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。图的右上角有小字画

① 《韩擒虎话本》初并无题目，篇题乃王重民等在编《敦煌变文集》时根据内容所加。据学者考证，敦煌变文中已有宋话本，《韩擒虎话本》为宋代作品。详见王宗祥：《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1期，第161-163页。S. 2073号的敦煌写本《庐山远公话》为北宋初年的钞本。该卷结尾有“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”字样。“开宝”为宋太祖年号。详见周维平、李宏：《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唐代话本小说》，《丝绸之路》1999年第A1期，第80-82页。

② 叶昶：《宋代话本小说及其存在条件》，见王小盾编：《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》（第一辑）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67页。

题，画题与下面或前后的文字内容大体相一致。这种自始至终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话本，称之为全相平话”^①。

黄征、张涌泉认为“画本”即“话本”，“画”“话”是同音替代^②，王庆菽以为“画”“话”乃同音假借所致^③，张锡厚认为“画本”是“话本”之抄误^④，但笔者以为此“画本”与宋元之“话本”并不同义。理由有二：第一，如认为“画本”乃“话本”之替代、假借或误抄，那么这种结论的前提是至少在变文之前已有“话本”一词，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宋元之前的文献中未见“话本”一词；第二，敦煌变文中“画本”中“画”显然是因变文中有图画，故曰“画”。如 P.4524 号的《降魔变文》，正面六幅图画，背面则写着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六段，“画”指的是“图画”，这与唐代的“话”指“故事”之义有别。

2. 宋元明清时期“话本”“话文”

“话本”一词首见于宋人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：

(1)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、铁骑公案之类，其话本或如杂剧，或如崖词。大抵多虚少实，如巨灵神、朱姬大仙之类是也。影戏，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，后用彩色装皮为之，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假相半，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与之丑貌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。（《都城纪胜·瓦舍众伎》）

(2) 凡傀儡，敷演烟粉、灵怪、铁骑、会案、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，话本或讲史^⑤，或作杂剧，或如崖词。（《梦粱录·百戏伎艺》）

例（2）中的“话本”似乎可以理解为“故事的底本”，但是根据例（1）“话本”的含义来看，耐得翁认为“话本”的内容“大抵真假相半”，又与杂剧、讲史、崖词（一种以韵文为主的说唱文学）同义，可见，这个“话本”与唐代的“话”义同，是“故事”之意，这与后世学者认为“话

① 钟兆华：《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1990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参见黄征、张涌泉校注：《敦煌变文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318页。

③ 参见王庆菽：《试谈“变文”的产生和影响》，见周绍良、白文化编：《敦煌变文论文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61页。

④ 参见张锡厚：《敦煌文学源流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70页。

⑤ 此处原文傅林祥断句“话本”二字属上，当属下。

本”是说话人故事底本的意义明显不同。元代文献亦多见“话本”一词，如：

(3) 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。直等待他年长进，才说与从前话本，是必教报仇人，休忘了我这大恩人。(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)

(4) 千古兴亡费讨论，总一段渔樵话本。(《沉醉东风·归田》)

例(3)“说与从前话本”乃叙说从前故事，例(4)“总一段渔樵话本”乃编写一段渔樵故事，故此二例中的“话本”也是故事之意。

可见，宋元代文献中的“话本”均为“故事”义，并无“故事底本”之义。宋元文献亦见“话文”，与“话本”同义，如：

(5) 你们休得闲争论，被傍人闻知作话文。(《白兔记》)

(6) 似恁唱说诸官调，何如把此话文敷演。(《张协状元》)

明代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屡见“话本”“话文”：

(7) 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。若按欧阳文忠公所编的《五代史》正传上载道……(《喻世明言》)

(8) 这段话文，叫做“三生相会”。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……(《喻世明言》)

(9) 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没子建风流……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，都要学好起来。(《醒世恒言》)

(10) 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，有一老者……(《醒世恒言》)

(11) 他聪明了一世，懵懂在一时，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，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。(《警世通言》)

(12) 有分教才人把笔，编成一本风流话本。(《警世通言》)

(13) 而今更有一段话文，只因一句戏言，致使两边错认，得了一个老婆，全始全终，比前话更为完美。(《拍案惊奇》)

(14) 从来说鬼神难欺，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。(《拍案惊奇》)

(15) 这段话文，乃是四川新都县，有一乡宦，姓杨，是本朝甲科，后来没收煞，不好说得他名讳。(《二刻拍案惊奇》)

(16) 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折散了，死后精灵还归一处，到底不磨灭的话本。(《二刻拍案惊奇》)

例(8)、例(9)中“话文”明显和例中后面的“故事”同义；例(13)“话文”与后面的“话”含义相同。故从上面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“话本(文)”的用例来看，“话本(文)”与宋元时代含义一样，都是指故事。清代由于“拟话本”^①创作的衰落，文献中“话本(文)”的用例很少，如：

(17) 这是那作恶的下场，完了这个畜生的话本。(《醒世姻缘传》)

(18) 这段话文，出在松江府华亭县，有一人姓赵……(《珍珠舶》)

此二例“话本(文)”也是指故事。

3. 现代意义的“话本”

现代意义的“话本”指说话人的底本，为一种文学体裁，是鲁迅先生首次提出的：“说话之事，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，随时生发，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，是为‘话本’。”^② 后世学者常常讨论的所谓“话本”其实是指一种文学体裁，与古人所谓“话本”意义不同。

综上所述，从唐代到明清文献中的“话”“话本(文)”的含义均指“故事”，并无“故事底本”之义。古人所谓的“话本”一词意义与现代的“话本”意义有差别，“话本”指“说话人的故事底本”是现代才发展出来的意义。本书后文所用“话本”概念是现代意义的“话本”。

(二) 宋元话本的分类

宋元时期的“说话”有“四家”之说：

① “拟话本”的概念是现代学者从文学体裁角度划分的。

②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，第90页。

说话有四家，一者小说，谓之银字儿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，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^①，说铁骑儿，谓士马金鼓之事；说经谓演说佛书，说参请，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；讲史书，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……合生与起令、随令相似，各占一事。（《都城纪胜·瓦舍众伎》）

由此可见，所谓说话的家数，是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的：小说家以讲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等故事为主；说经家以演说佛经故事为主；讲史家以讲前代兴废和战争故事为主；合生指的是艺人当场指物赋诗，其内容滑稽并含讽劝意味，也叫乔合生。宋洪迈《夷坚志·支乙·合生诗词》：“江浙间路岐伶女，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，谓之合生；其滑稽含玩讽者，谓之乔合生。”目前，大多数学者也是从故事题材角度对宋元话本进行分类的，如程毅中^②、欧阳健、萧相恺^③、李钊平^④等。由于“合生”的内容后世文献不载，学者们一般把现存的宋元话本分为3类：小说话本、说经话本、讲史话本。我们这里介绍宋元话本也采取这种分类方法。

1. 小说话本

据宋罗烨《醉翁谈录》和清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《述古堂书目》等文献的记载，当时的小说话本篇目较多，但“现存的小说家话本，除了元刻本《红白蜘蛛》残页，都只有明刻本”^⑤。所以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见到完整的、真正意义上的宋元小说话本。虽有程毅中辑注的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，然而其中部分内容有明人改过的痕迹，故不能作为宋元小说话本的确凿语料。

2. 讲经话本

讲经话本的内容主要是演说佛经故事。今存的宋元讲经话本，有无名

① 句中“杆棒”当作“杆棒”。

② 参见程毅中辑注：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2000年版。

③ 参见欧阳健、萧相恺编订的《宋元话本总集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），包括《宋元小说话本集》《宋元讲史话本集》《宋元说经话本集》。

④ 参见李钊平：《话本二题》，《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2000年第1期，第27-32页。

⑤ 程毅中：《从姚卞吊诸葛诗谈小说家话本的断代问题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4年第1期，第103页。

氏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3卷和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，二者实乃同书异名，原书均藏于日本。《取经诗话》主要是叙述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寻求大乘佛法的故事，它可能是后来《西游记》故事的雏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《〈华严经〉感应故事》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》两篇^①。

3. 讲史话本——“平话”

讲史话本又称“平话”。学术界对“平话”有两种理解：一种认为是只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，如丁锡根认为：“所谓平话，大概是艺人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之故；其中穿插诗词，也只用于念诵，而不用于歌唱。”^②另一种认为“平”即“评”，“平话”即“评话”，“讲说历史故事而加以评论”^③。

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：其一，平话在叙述中常常引用诗词，如“有诗为证”的情况比较普遍，平话的语言常常是韵文、散文兼用，所以平话艺人在讲故事的时候应该是以说为主，说唱并用；其二，平话之“平”，当含有评论、评议的意思。《说文》未收“评”字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订，平议也。”《玉篇·言部》云：“评，平言也。”故“平”即“评”也。“平话”当是既要讲述故事，又要进行评论，罗烨《醉翁谈录》曰：“讲论只凭三寸舌，秤评天下浅和深……只凭三寸舌，褒贬是非；略万余言，讲论古今。”其《小说开辟》云：“说征战有《刘项争雄》，论机谋有《孙庞斗智》，新话说张、韩、刘、岳，史书讲晋、宋、齐、梁。”此例中“新话”与“史书”对举，可见“讲论古今”是讲史目的之所在，同时也说明说书人在讲史的过程中注重对历史人物、事件进行评述。《全相》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，就经常插入一些诗句对故事或者人物进行评赞，《秦并》中使用诗赞最为频繁，“而插入进去用它来抒情、写景，藉以增加听众兴趣的”^④。后世讲述历史小说的艺术称为评书，“评”亦含“评论”之意。

“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。目前所见元刊话本，以讲史居多。”^⑤ 宋元

① 参见欧阳健、萧相恺编订：《宋元说经话本集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3-35页。程毅中把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》归入小说话本，参见程毅中辑注：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2000年版，第481-494页。

② 丁锡根点校：《宋元平话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页。

③ 胡士莹：《话本小说概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66页。

④ 叶德均：《戏曲小说丛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629页。

⑤ 章培恒、骆玉明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38页。